

在沧州这家基因检测工作室,有人要解开心中的疑团,有人要为孩子争个身份……他们采集样本,交出隐私,然后等待一纸结果——

亲子鉴定背后的故事

本报记者 张 丹

8月27日一早,李斌的工作室迎来了提前约好的一个女孩。这个女孩已经怀孕两个月,但她不确定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,想做个亲子鉴定。她带来了可能会是孩子父亲的两个男人的DNA样本。办妥手续后,工作人员为她采集了血液样本……

怀疑“儿子”非亲生 他偷偷来鉴定

43岁的李斌,在市区开了一家基因检测的工作室,工作室也做亲子鉴定的业务。李斌介绍说,亲子鉴定又称亲缘鉴定,是利用医学、生物学和遗传学的理论和技术,从子代和亲代的形态构造或生理机能方面的相似特点,分析遗传特征,判断父母与子女之间是否是亲生关系。亲子鉴定一般有司法鉴定和个人鉴定两种。个人亲子鉴定本身是不公开的,一直处于比较隐秘的角落,不管鉴定结果是悲是喜,都揭示着生活暗流下的某些灰暗人性。从2013年到现在8年的时间,李斌已经见证了近千例个人亲子鉴定的结果。

从惊讶不已到慢慢接受再到无比平静,李斌说,亲子鉴定展示出的一些人的生活,远比电视剧更令人难以置信。今年5月初的一天,一个20多岁的男子找到李斌,说想做个人亲子鉴定。男子坐在李斌面前时,不太敢抬头,说话一直吞吞吐吐的。聊了一会儿,李斌才了解到,这个男子28岁,几天前媳妇刚为他生下一个儿子。刚开始,男子也和家人一样处在高兴的状态中,但转念一想,这事儿有点儿不太对。这名男子从事的工作,每个月都有一段时期出差在外。按照儿子出生的时间推算,男子怀疑,这个孩子可能不是自己的。

在给儿子采足跟血时,男子留了个心眼,把一部分血液样本带了出来。他让李斌帮忙做一个亲子鉴定。结果很快出来了,李斌说,孩子的血液和这名男子的血液样本显示,孩子与这名男子有血缘关系,但并不能证明这名男子就是孩子的生物学父亲。为了进一步求证结果,这名男子偷偷取了自己妻子的血液,再次做了亲子鉴定。让人意想不到的,鉴定结果显示,这名男子竟很可能和自己的“儿子”同父异母。李斌说,他清楚地记得,这名男子表情僵硬地走了,那是一种受到意外打击后的无所适从。李斌说,每一个预想不到的结果,对当事人来说都是一种打击。看着客户离去的身影,他的内心往往五味杂陈。



资料片

带来两任男友

7月份,一个名叫李娜的女孩,来到李斌的工作室。跟在李娜身后的,是两个年龄相仿的男子。李娜想做一个亲子鉴定,她肚子里的孩子已经有十周,但她不确定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。身后跟着的这两个男子,一个是李娜的前男友,一个是李娜的现男友。李娜与现男友已经领了结婚证,正在筹备婚礼。就是在筹备婚礼的过程中,她发现自己怀孕了,所以把两个男子叫到一起,坦白说了这件事。两个男子都同意和李娜来做这个亲子鉴定。为了做亲子鉴定,工作人员为两个男子和李娜肚子里的孩子都抽了血。鉴定结果出来后显示,李娜肚子里的孩子是前男友的。李斌说,拿到检测结果后,三个人一起离开,具体这件事情怎么解决,他并不清楚。李斌说,他们接到的业务单,有相当一部分是怀孕的女孩子来做亲子鉴定。但大多数情况都是女孩自己偷偷地来,带着可能是孩子父亲的人的血液样本。像这种带着两任男朋友,一起来非常平和地做亲子鉴定,以判断谁是孩子父亲的情况,他也是第一次见。他的话平静里带着一种沉重,“没想到现在孩子们的心都这么大了。”



连续三年做鉴定

让李斌印象比较深的,还有一个叫王丽的女孩。王丽第一次找李斌做亲子鉴定是在2019年,当时她只有19岁。王丽第一次见到李斌时,显得非常不好意思,说话的声音很低、很小,而且说话时一直低着头,脸发红。和很多来做亲子鉴定的未婚女孩一样,王丽怀孕了,但不确定孩子的父亲是谁。那一次,王丽提供了肚子里

孩子的血液样本,还有两个男人的血液样本。但很遗憾,鉴定结果显示,孩子并不是这两个男人的。那一次王丽走的时候,边打电话边哭。让李斌想不到的是,2020年春天,王丽又一次找到了李斌,要做亲子鉴定。这一次,王丽又发现自己怀孕两个月了,和上次一样,她还是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。和上次不一样的是,这次她只提供了一个男子血液样本,鉴定结果显示,该男子就是王丽肚子里孩子的生物学父亲。李斌说,当时他以为这个事情就这么结束了,因为当时王丽

走的时候,明显流露出高兴的神色。李斌说,他实在没想到,今年的春天,王丽又来找他了,还是要做亲子鉴定。他说,这次王丽是开着一辆豪车来的。和第一次来时候的不好意思不一样,这一次,王丽显然对亲子鉴定这件事已经轻车熟路。她把带来的两个样本给了李斌,同时让工作人员给她抽了血。她来拿结果的时候,看到上面的结论,露出了很轻松的表情。李斌以规劝的语气,与王丽聊了会几天。“你才21岁,还很年轻,再这样下去,会把身体搞坏,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。”王丽只是笑笑,说了声知道了,就开车走了。

“负责”

去年秋天,李斌接到一个电话,电话那边称想做亲子鉴定,请李斌他们去趟沧县。到了现场,李斌才知道,这是一场遗产之争。杨娟的爱人胡刚是一名货车司机,在一次跑车过程中出车祸身亡。按照规定以及保险赔偿,杨娟能拿到100多万元的赔偿。但是这个时候,杨娟的婆家和大伯哥提出,杨娟生的这两个儿子并非胡刚的亲生子女,所以杨娟没有资格继承遗产,遗产应该归婆家所有。万般无奈之下,杨娟托人找到了李斌,邀请李斌到现场给两个孩子做亲子鉴定。工作人员给两个孩子抽了血,又大费周折采到了车祸现场胡刚遗留在车上的血迹。鉴定结果显示,杨娟的两个孩子是胡刚亲生。拿到结果的时候,杨娟哭着拉着两个孩子要给李斌跪下。李斌说,那一刻自己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,有时一个证明,就还给了一个人一世的清白。从2013年到现在,李斌从事这项工作已经有8年时间。2013年,李斌刚开始做亲子鉴定业务时,每年找到他做隐私亲子鉴定的业务量,大概在50例左右;去年,李斌接手的同类业务达到近200例……这几年来做亲子鉴定的人,更多的是20岁到25岁左右的年轻人。“每一个来做鉴定的人或家庭,都有一些难以诉说的东西。不管是利益的纠葛,还是婚姻中的怀疑,都为日后生活埋下了隐患。这些隐患不是一纸鉴定能消除的。希望年轻男女对自己,对孩子,对未来真正能负起责任。”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)